

闻香助人

文/于波

天色将亮未亮之际，曙色里的云像一抹轻纱，笼罩即将沸腾的初夏里的尘俗。

阳台上的女人已经穿好了天青色茶服，坐在蒲团上。她将桌上的残香用席子卷了收拾掉，重铺了一张席子。

席子泛着草木清味，是她去年夏天到山里采的灯芯草，阴干后自己编的。她的手纤长灵巧，编草席的功夫了得。编好的席子紧密柔软，放在椅子上、榻榻米上、桌面上，都是一道温馨的手工摆设。

她长着一张轮廓清晰神态爽朗的脸，浓眉、细眼、高鼻、薄唇，笑和不笑的表情十分分明。笑起来如春风拂面，不笑犹如冷日高挂。其实，她热情不在编草席上，她更喜欢制香。篆香、线香、签香、盘香、塔香、香锥、香粉、香丸，凡是和香有关的事情，她都喜欢。

但今早，女人把盛放香料的盒子打开后，指尖捻了几下柏树粉，又合上了盖子，她有点心绪不宁。制香最需要的是凝神正气，意念和手指相合，此时，她做不到。她的思绪萦绕在今天上午九时，即将在文化馆开始的篆香香艺表演。

这些年她带领团队经常参与这类活动，她倒不担心团队。只是今天的香艺表演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孩参与。

初心缘于那日。女人有晨跑的习惯，但是都会先忙完家中琐事，饭后再去小区外的人行道跑两圈。那日，她远远看见丁字路口的绿化带周围有不少人。早高峰上班时有车肇事了？她狐疑地跑近一看，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短发女孩在四处摔东西。摔的是她身边的书，摞起来很高的几捆。她往马路牙子上摔，往草坪上摔，往阻拦她的中年妇女身上摔。

中年妇女形容憔悴，带着哭音想让女孩停下，但是又不敢强烈制止。女孩满脸是泪，不说话甚至也不哭出声也不理会任何人，手中持续着歇斯底里摔书的动作。

女人听了一会，判断出来龙去脉，中年妇女是那摔书女孩的母亲，而那女孩因为突发性的视网膜脱落病变基本失明。她再也不能用明亮的眼睛看山清水秀的世界，看父母亲人，看她心仪的书！命运无常，坎坷来得像飓风一样无情，击垮了女孩的生活信念。她的母亲带着她刚从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出来，女孩忍了许久的痛苦情绪，终于在这个路口爆发出来。

看到女孩绝望的模样，女人想到自己年少时遭遇坎坷时的崩溃。女人鼻子一酸，穿过围拢的人群走过去，拉住女孩说：“你还可以做很多事啊，人生有很多条路，一条路走不通就拐个弯走别的路。你喜欢熏香吗，我可以教你做香、闻香、售香。”

女孩放缓手中的动作，她看不清与她说话的女人，或许是女人身上好闻的熏香让她放松下来，她朝着女人方向点了一下头。

今天是女孩加入团队后的第一次香艺表演。女人开车特意提前赶到文化馆，刚到门口就看见团队里的同事皱着眉在吐槽有人迟到。她昨晚接到女孩电话，说自己紧张，不敢来。

其实这次的香艺节目是相对简单的篆香表演，给女孩安排的角色也很简单，就是装扮成古风女孩在案头闻香。香艺表演，原本是古时年节的习俗，如今更多是一种舞台上的表演、宣传和观赏。

临近表演时间，女孩还没有来。团队同事提议换人，女人摇头，她拨通女孩的电话：“我送你的录音书你听了没？”

“听了。”女孩在电话那端怯怯地答。“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里说，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哭泣，那么你也错过了群星。所以你想错过吗？”女人焦急而严肃地问道。

停顿了几秒后，女孩说：“我不想。”

这时，女人看见路边浓密的树荫里，闪出一个窈窕的身影。女孩牵着导盲犬，向文化馆走来，她坚定的脸庞，像此时正在上升的太阳一样明媚。



品瓷

文/程应峰

说到青花瓷，想起小时候，家中阁楼上就有两个白底蓝花胖瓷坛。肚子大大的，坛口小小的，里面总是装有炒花生、炒蚕豆、炒苕片、爆米糕。我们嘴馋了，就会爬到阁楼上去找吃的。家中长辈叮嘱，一次只能抓一把，不可贪多。

那坛口小啊，每次伸手进去，若想趁机抓上一大把，有心将欲望塞得满满的，手便无法拿出来，便只能恰到好处地抓上一小把。无疑，小小的坛口是教人节制、自律的绝妙方式。这一尘世的瓷坛，竟然也蕴含着深刻的做人道理。

而青花瓷的“青”，何尝不是寄寓美好愿望呢？读书做学问，希望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老百姓心中最渴望的天是“青天”，就算人生陷入绝境时，还可以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这便是“青”的分量。青花瓷的古朴典雅、唯美写意，符合文人的审美取向。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收藏青花瓷，常常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抱负，也就是因为它绝妙的寓意吧。

我想到曾读过的一首诗，诗中所写的“一根白发，掉落在洁白的瓷盘上，牵动心中万千愁绪”的情景，竟一直存留在我从青年走向老年的记忆之中。那是我两次抵达景德镇的经历，一次是在梦里，一次是在梦外。

穿梭于千年瓷都景德镇，入眼的都是新奇喜悦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景德镇似乎都是陷在瓷器里的。这里的花盆是瓷的，灯杆是瓷的，景观是瓷的，图案装饰也是瓷片镶嵌而成。比比皆是的商铺，摆放着五花八门的瓷器，旅馆、饭店、广场、游乐园，哪里都泛现着瓷器的光泽。那些看起来无处不在的，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瓷器，总是旗帜鲜明地撞入眼帘，令人心悦而感叹。难怪有人说，景德镇的“瓷”，比汉语里的“词”还要多得多。

来到景德镇，你可以选一家陶艺工作室去体验。工匠会悉心讲解陶瓷制作的过程，即经过练泥、拉坯、印坯、利坯、晒坯、刻花、施釉、烧窑、彩绘、釉色变化等制作步骤，才能够烧制出精美的陶瓷工艺品。“玉不琢，不成器。”瓷器这东西，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片温润都是一种情怀，每一缕光泽都闪烁着离奇的色彩，它总是古色古香、不着痕迹地将生活的美好嵌入一个人的生命中。所以，你不妨亲自动手一试，从中感受凝聚耐心、智慧和沉静的匠心精神。

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——“涩胎龙舟瓷雕”。龙舟由龙头、龙尾、龙身构成，舟体精雕细琢、纹络齐整、线条顺滑，龙头栩栩如生，舟上亭台屋檐无一不用细密的精致花纹点缀，而舟中人更是动作神态各异。这是匠心独运的工匠们将制瓷传统工艺拿捏得炉火纯青的缘故吧！

走过一家乐器店，我看见了各种瓷乐器：瓷排箫、瓷陶埙、瓷琴、瓷二胡、瓷唢呐、蓝斑腰鼓等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我不知道它们究竟能散发出怎样不同凡响的音韵，但在我的想象中，它们一定有着或厚重，或悠远，或美丽多姿，或情意绵绵的音韵，这音韵，有着不可抵御的诱惑力。

千年以来，瓷都特有的传统文艺范似乎从来没有更改过。与瓷相遇，相遇的是一份生命中的美好，无论是读还是听，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地品。用心品瓷，就能品出它的源远，品出人类卓越的智慧，品出属于它的春花秋月，品出它所承载的历史蕴含。用心品瓷，可以让人沉入或清新或愉悦或凝重的人生境界里，继而在思想的枝丫上，长出簇新的可以自由飞翔的芽叶。



遇一窗花事

文/邓亚兰

忙碌完工作后，距离返程高铁还有几个小时，谢老师邀我去她的小花园做客。在我的想象中，小花园无非就是花草草十儿盆。

踏入她家时，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小花园和周围的树木仿佛与天空连成一片，林间花朵在暖阳的照射下更加明丽妖娆。入口是两处架着蔷薇花的拱门，蔷薇花依旧满枝满叶地开，其婉约的身姿和娇艳的花瓣，让人无法自拔。穿过拱门，沿阶梯而上，各种五颜六色的花儿，姿态不一，有的亭亭玉立，有的羞羞答答，有的低眉垂眼，有的昂首挺胸。

我看得痴迷，竟叫不出这些花儿的名字，不停地问她“这叫什么，那叫什么”，她告诉我的每一个名字，都令我心动一番。一阵清馨随风扑鼻而来，香味弥漫整个花园，溢满整个院落。

邂逅如此美的花园已是一件美事，当谢老师向我展示用植物创作的画时，更让我倍感今日有幸。

工作室在负一楼，入口似乎有点拥挤。进入展示区域后眼前一亮，我仿佛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花园。工作室摆放了很多作品，一组组活灵活现的熊猫生活场景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，一幕幕渔歌互答的画面……有的呈现在台灯上，有的呈现在团扇上，还有的呈现在画框里，乍一看，与绘画作品并无二致。

谢老师介绍说：“这叫‘压花’（也叫押花），压花取材于各种花草或枝叶，经脱水处理，依其天然形态、色泽和纹脉，押贴而成一幅幅精美的装饰画、卡片和生活日用品等植物制品，融合植物学与环保学于一体的艺术。”

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艺术作品，每一幅画都是用天然的植物二次加工而成。谢老师正是用她的巧手把一片片花瓣，变成在枝头唱歌的小鸟；把一根根兔尾草，变成俏皮可爱的大熊猫；把一缕缕棉花，变成流动的瀑布和飞溅的水花……她以植物为画笔，以白纸为土地，留住花园的美丽，让鲜花不“凋谢”，枝叶不“枯萎”，其独特的韵味，非画笔所能替代。其中，她的《熊猫组图》《洞庭麋鹿》两幅压花作品在第二届湖南花卉苗木博览会上获奖。

临别时，谢老师赠予我一盏台灯，上面的花依旧美丽生动。虽然我总是记不全这些花儿的名字，但是藏于心底的美好一直在。一场花开，一季缘来，缘来花开，缘尽花落；随缘相遇，随意相处，只愿彼此，在一个午后，一杯茶，一首曲，轻轻地想起那一窗花事，舒心悦。